



## 亮点追踪

## 器乐合奏

《茉莉花随想曲》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,武汉琴台大剧院的观众席陷入短暂的静默。这静默里没有空白,只有旋律余韵在空气中流转,片刻后,如潮的掌声轰然响起……

“这次汇演时间非常紧,短短3天,150多个节目轮番上演,连评委老师都肉眼可见地透着疲惫。但是随着《茉莉花随想曲》的表演渐入高潮,现场氛围也开始变化,尤其当蔡成清脆的快板声响起,好几位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评委‘噌’地坐直了身子,眼神一下子就亮了。当时我就想这个节目成了!”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(以下简称市残联)党组成员、副理事长张玮回忆起8月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的场景,声音里仍带着激动。

2025年8月,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在湖北武汉落下帷幕。在这个四年一届的全国残疾人艺术盛会上,天津代表团选送的5个节目从全国32个代表团的152个节目中脱颖而出,斩获两个特等类、三个一等类荣誉,创下历史最佳战绩。这不仅是天津残疾人艺术的一次集中亮相,更折射出这座城市在残疾人艺术事业(又称特殊艺术)领域深耕多年的厚积薄发。特殊艺术正成为一把钥匙,打开残疾人通往更广阔人生舞台的大门,让每一个怀揣梦想的残疾人,都能一步步走向舞台的中央。

## 破茧成蝶 艺术突围

记者采访时,市残联党组成员、副理事长张玮开口第一句话,并非夸赞获奖团队的亮眼成绩,而是带着几分感慨与珍视:“最终站上全国舞台的虽只有5个节目,但我们最初报送的15个作品,个个都经得起细品。”她指尖划过桌上的节目清单,语气里满是对每支队伍的认可,“从去年年底启动筹备,舞蹈、声乐、器乐、戏曲四大类,每类都打磨了至少4个作品,既有融入地域特色的原创创新作,也有注入新魂的经典改编。”

张玮特意提到,本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,更首次实现东西赛区合并角逐:“这是‘优中选优’的硬仗。每个节目能走到最后,都是演员们把‘难啃的骨头嚼碎了咽下去’才呈现出来的,因此这些作品才能经得住回味。”

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(以下简称“小海豚”)的《我们是天津娃娃》,便是这场“优中选优”里最动人的一抹亮色。“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出,对孩子们来说,更像‘回家’的旅程。”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(以下简称市残疾人文化中心)老师王艺陶、肖玲,既是合唱团的创始人,也是陪伴孩子们最久的指导老师。提及此次汇演,两人眼中满是感慨:“‘小海豚’自2014年成立至今已有11年,一直以公益志愿服务的形式陪伴听障儿童。这次,是孩子们第一次代表天津听障群体站上全国性的艺术舞台。”在多数人认知里,听障孩子能开口唱歌已属不易,但王艺陶和肖玲却有着更高的追求:“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看到,他们不仅能唱,还能唱得准、唱得美,唱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”

为了这份“证明”,《我们是天津娃娃》的创作与排练难度被直接拉满。团队特邀青年笛子演奏家毛镝为孩子们量身打造曲目,巧妙融入太平歌词的婉转唱腔与一段讲述合唱团成长的天津快板。在参与排练和指导后不久,毛镝又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在歌曲开篇加入清唱。“这非常冒险,听障孩子的音准本就极难控制,清唱一旦出错,整个节目就垮了。”但毛镝却被孩子们的声音打动,“那声音干净得像雨后的阳光,不应该被伴奏掩盖,一定要让更多人听见。”为了练习高难度的乐句,孩子们每天加练,家长也一句句地跟学、录音、对比,再加上志愿者老师竭尽全力地全方位辅导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好。演出当天,四句清唱清脆落地,王艺陶在后台攥紧双手:“那声

音清亮、准确,没有一丝含糊,那一刻我为孩子们感到骄傲。”

《茉莉花随想曲》则是一支迎难而上的“临时乐队”。为了展现残疾人也能玩转多样乐器,天津市残疾人文化中心文艺科科长王静、馆员王建东与助理馆员接靓组成指导团队,寻访了特殊教育学校、社区艺术团体乃至民间高手,广泛搜寻各类器乐演奏者,起初联系了二三十人,经过反复筛选与协调,才确定了如今的10名参演者。这10位演员,分别演奏7种中外乐器,年龄上至66岁、下至17岁,其中9人为一二级重度残疾,8人视力残疾,1人肢体残疾,且赛前从未合作过。文体中心三位指导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,一次次沟通、一遍遍统筹,才让这支特殊的队伍得以凝聚。

“选人”不易,“磨合”与“照料”更难。视障乐手读不了谱,接靓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,逐音逐节念音符,让他们用录音笔录下来,走路、吃饭时反复听;合奏时节奏总对不上,就先练独奏,再两两组合找默契。更费心的是生活照料,9个重度残疾队员需要专人陪护,但是队员们也尽力克服身体上的不便,没有人因此耽误任何一次排练。“队员许跃老师66岁了,有次排练时血压高,我们让他休息,他却说‘再练一遍,我能行’。”接靓说,演出当天,盲人演员蔡成的快板一响,台下的掌声瞬间炸响:“谁能想到,这支临时组建的乐队,不仅奏出了《茉莉花》的韵味,更奏出了惊人的生命力。”

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舞蹈团则以“生瓜蛋子的逆袭”诠释了什么是坚持与信念。舞蹈团成员大多是大一、大二的学生,几乎零基础,因为在校生的身份,舞蹈团更是“年年换血”。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,硬是闯进了全国汇演。“学生们真的很不容易。”市残疾人文化中心指导老师韩菲的语气里交织着心疼与骄傲。从正月初七起,韩菲和文体中心的另外两名手语指挥老师王堃、赵芝彤带着舞蹈团便投入高强度集训,每天从早9点练到晚6点。一个简单的转身动作,健全人也许十遍就能掌握,他们却要反复练习几十甚至上百遍。“常常是一个人出错,全队一起陪练到底。孩子们的凝聚力和意志力,让我特别感动。”

最惊险的挑战发生在彩排当天,因舞台条件限制,原定排上台的大鼓被卡在场外。“离正式演出只剩12小时,我们只能紧急调整队形,改变上场方式。”韩菲回忆,“对于依靠肌肉记忆完成节奏和走位的听障舞者来说,临时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,但他们做到了。”正式演出时,大鼓顺利登场,鼓点与舞步精准契合,台下无人看出这竟是最后一刻的改编。他们用实力证明:零基础不是借口,听不见也不是障碍,只要坚持就能站上舞台中央。

三天汇演结束,当天津代表团满载而归,看着身边欢呼雀跃的演员们,张玮自豪而笃定地说:“我们从没想过靠‘同情’赢掌声,这些荣誉,是大家倾注了无数心血换来的。他们站在这里,不是因为‘特殊’,是因为他们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,靠实力赢得了尊重,这份尊重比任何荣誉都珍贵。”

## 非遗薪传



在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东西陈庄村,一门源自明代的古老技艺——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,正以顽强的生命力跨越时空,在当代焕发新的光彩。这门集历史、艺术、技艺于一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不仅见证了村庄的兴衰变迁,更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。

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在师傅引领下,经过反复实践才能逐步掌握。”郑长利表示,“成为真正的工艺大师,不仅要精通铸造、模具制作技能,还需具备文化底蕴和美学、绘画、雕刻、文物等多方面知识。”

刀慢慢修出来的。”

接下来的披砂工序尤为关键。将精修后的蜡模固定在专用冒口上,放入特制泥浆中浸渍,取出后均匀撒上高温耐火砂。“披砂的厚度和均匀度直接影响铸造质量,”郑长利演示着披砂动作,“太薄了承受不住铜水冲击,太厚了又会影响气体排出。”这个过程需要重复六到八次,每一层砂的粒度都有讲究——内层用细砂保证表面光洁,外层用粗砂增强强度。

披砂完成后,需要自然风干到3到5天,待其完全干燥后才能进行脱蜡。脱蜡过程同样充满挑战:将模具放入烘烤炉中,缓慢升温至150~200°C,让蜡质完全融化流出。最后是浇铸环节。将铜料在900°C的高温下熔化成铜水,这需要丰富的经验判断铜水的成色和温度。铜水要像镜子一样亮,泛起细细的波纹,这时候浇铸效果最好。师傅用长柄坩埚从熔化的衣纹说,“这些流畅的线条,都是靠一刀一

## 郑长利 百年技艺铸华章

记者 徐雪霏

炉中取出通红的铜水,稳稳地倒入模具冒口。整个过程工匠必须一气呵成,任何迟疑都会影响铸件质量。

浇铸完成后,铜制品需要冷却数小时才能脱模。工匠用特制工具小心击打外壳,露出里面的铜制品。但这远未结束,接下来的打磨抛光更需要匠心独运。经过最后的上色处理,利用特殊的化学药剂在铜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,一件精美的青铜工艺品才最终完成。

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在师傅引领下,经过反复实践才能逐步掌握。”郑长利表示,“成为真正的工艺大师,不仅要精通铸造、模具制作技能,还需具备文化底蕴和美学、绘画、雕刻、文物等多方面知识。”

铸古铭今  
非遗技艺的现代化转型

东西陈庄村的工匠们用他们的巧手和智慧,创作出了一大批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工艺品,这些作品遍布全国各地。

其中,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和平广场的抗战纪念墙堪称巨作。这座由郑长利主持制作的纪念墙,由六面墙体组成,包括五面抗日战争大型浮雕墙和一面抗战将士手印墙。墙体总长220米,青铜浮雕总面积达500平方米,用铜近50吨。浮雕生动再现了从1931年“九一八”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艰苦历程,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。“为了塑造抗日战士的表情,我们反复修改蜡模数十次。”郑长利回忆道,“眼睛的神采、肌肉的线条,都要做到传

## 特殊艺术,绽放生命无限可能

记者 田莹

## 向光而行 自信绽放

对残障群体而言,参与文化艺术活动远不止于获奖本身。它是一场关于自我认同的修行,一次融入社会的尝试,更是一种生命价值的重塑。在武汉汇演的舞台上,每个演员的故事都在印证着特殊艺术的多重意义。

“有不少听障儿童的家长觉得,孩子能说话就够了,唱歌太遥远。”王艺陶表示,“小海豚”建立的初衷不只是教唱歌,更是用音乐做精准康复。“有的孩子发音问题在口腔位置,有的在气息控制,找准根源半年就能改善,但如果找准,康复之路可能一卡就是几年、十几年。”而音乐不仅能提升语言清晰度,更是打开心扉的钥匙。“小海豚”丰富的活动,甚至让不少健全孩子羡慕不已。肖玲笑着告诉记者:“我们团有个孩子是双胞胎中的姐姐,自从加入合唱团之后经常随团演出。她的妹妹听力健全,非常羡慕姐姐有各种登台的机会,天天缠着妈妈,也要戴人工耳蜗,这样就能跟姐姐一起唱歌了。”有的孩子刚入团时连简单几首歌都唱不准,如今却能在全国舞台上大方表演,甚至有人因进步太快冒出“小骄傲”,老师还得适时提醒他们保持谦逊。”

在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舞蹈团,蜕变每天都在悄然发生。指导老师韩菲坦言,每年迎新演出总能吸引许多听障学生报名,可一旦进入高强度排练,不少人会因为“听不见节奏”“动作跟不上”而感到挫败,“我们投入心理疏导的时间,甚至超过了排练本身。”但坚持下来的学生,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更自信的人生之路。韩菲特别提到一名学生贺开诚:他在汇演选拔中表现一般,却始终不愿离开排练厅,主动加练、自愿陪练、默默跟随。后来因舞蹈调度复杂,需紧急增加一个位置的手语指挥,贺开诚临危受命。没想到他不仅准确把握节奏,更展现出惊人的观察力和表现力。“他比健听老师更懂我们的卡点困境。”一位队员表示,“他的手语里有我们需要的默契。”如今,贺开诚已从“表演者”转变成团队中不可或缺的“指挥者”。韩菲深受启发,正在尝试将舞台四角的手语指挥逐步交给学生。“每个人都能在这个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站在哪里不重要,我想这才是这个舞台最动人的意义。”

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首位盲人本科毕业生,毛镝已然走出一条充满光亮的艺术之路。他不仅笛艺精湛,更持续投身于残疾人艺术创作与教学。从天津盲校到中国音乐学院,从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职业乐手,到创办自己的艺术培训机构,毛镝一步步实现着旁人眼中“不可能”的跨越。如今,他身兼多职,既是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的志愿指导老师,也拥有一支由健听儿童组成的合唱团。他说:“我想让孩子们明白,残障只是生命的一种状态,不是限制。对于‘小海豚’的孩子来说,他们有听力障碍,我看不见,但我们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,把艺术做到极致。而对于我带的那些健全孩子来说,我希望让他们懂得,艺术面前人人平等,无论遇到什么挫折,每个人的未来都有无限可能。”



## 土壤丰沃 快速成长

今年的汇演能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不是偶然,它的背后是市残联多年来构建的“政策护航、资金保障、平台支撑”三位一体体系,为特殊艺术的成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。

“残疾人文化艺术工作,过去可能更侧重于‘有’和‘无’的问题,但现在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能够‘好’与‘优’。”张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“市残联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要让残疾人不仅更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服务,更有机会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特长,这是他们平等融入社会、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。”近年来天津市出台的《天津市“十四五”提升残疾人文化服务能力实施方案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,详细指明了残疾人文化服务的新方向。过去“文化进家庭”可能只是送书送票,如今则针对不同需求提供定制服务:为视障家庭配送有声读物,为听障家庭提供字幕电影,为行动不便者安排上门艺术辅导。截至目前,“五个一”文化项目已惠及1000多户残疾人家庭,还将进一步扩展到1500户。

打破特殊艺术“围墙”的,还有“七进”(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农村、进机关、进部队、进网络)演出。“以前残疾人艺术更多的是在全国助残日、国际残疾人日等残疾人重要节日亮相,现在我们把舞台搬到社区广场、学校礼堂,甚至企业车间。”张玮记得今年春天在和平区一个社区演出,盲人歌手表演完后,一位大妈挤到后台,拉着她的手反复说:“没想到你们唱得这么好,比电视里还棒。”张玮笑着说:“这种种来自普通人的认可,比任何奖项都让演员开心。”

理念的转变体现在真金白银的投入上。“十四五”以来,市残联积极协调中央彩票公益金及市级财政,对残疾人文化服务的投入实现了从2021年108万元到2025年314.7万元的显著增长。“资金的大幅增加,其根本目的是服务效能的提质扩容。”张玮介绍,这些资金被精准用于52个社区文化站点建设、“光明影院”无障碍电影服务、3所特教院校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,以及7个区级图书馆盲文阅览室配备。

天津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作为特殊艺术发展的核心平台,承担着挖掘、培养、输送人才的重任。中心为本次汇演投入半年多时间,为听障团队配备手语指挥,为视障演员逐音谱读,协调服装、道具、舞台技术支持,建立起“日常排练、季度展演、年度大赛”的常态化机制。“我们不仅要让节目‘能上台’,更要‘上得好’。”张玮说。如今,小海豚合唱团、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舞蹈团、盲人合唱团等一批优秀团队在这个体系中茁壮成长。

面对成绩,张玮仍保持清醒:“与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文化大省相比,天津在人才储备、资金投入、社会参与度上还有差距;全市38万持证残疾人中,真正参与与文化活动的仍属少数;演员队伍存在老化的问题,新鲜血液的挖掘迫在眉睫。”她透露,下一步天津将实施“特殊艺术新苗计划”每年选拔潜力学员,并与专业院校合作开展研修培训。“说到底,我们做的所有工作,最终目标不是培养少数精英演员,而是让艺术的光亮更多残疾人的生活。”张玮表示。

生产对传统手工制作形成冲击。工坊的产品虽品质优良,但成本较高,在价格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。“机器压制的产品一天能做几十件,我们手工制作一件就要半个月。”郑长利算了一笔账,“但手工作品的神韵和艺术价值,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。”目前,产品主要销往东三省、山西、内蒙古及河北地区,市场拓展面临困难。

面对这些挑战,当地政府和传承人正在积极寻求突破。东西陈庄村党总支牵头成立行业协会,指导工坊向工作室方向转型,对符合条件的工作室进行授牌,将其发展为旅游参观点。协会还组织工匠申请非遗项目,进行品牌打造,推动技艺价值提升。

在传承方面,东西陈庄村的工匠们在坚持“师傅带徒弟”的传统模式的同时,也开始探索与学校、社区合作开设工作室和培训班,吸引年轻人了解和学习这门技艺。2023年,传承人制作的铜雕像代表武清区参加“海河工匠杯”第四届“通武廊”技能大赛并获得优秀奖,为技艺推广提供了新契机。

展望未来,郑长利认为,东西陈庄村的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,需要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结合。一方面,要坚守技艺核心,保持其文化基因不变。通过建立数字化档案库,对技艺流程、技巧和相关知识进行完整记录。“我们正在用3D扫描技术记录代表性作品的每一个细节。”郑长利展示了电脑中的三维模型,“这样即使实物损坏,也能依样重铸。”另一方面,要推动技艺创新,使其与当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相结合。鼓励工匠在传统基础上开发新产品、新设计,拓展应用领域,如文创产品、城市雕塑、家居装饰等,增强技艺的生命力。“我们不仅要传承技艺,更要让技艺活在当下、服务当代。”郑长利道出了所有坚守者的心声。

千年技艺,薪火相传。东西陈庄村的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,承载的不仅是一门手艺,更是一种记忆和精神血脉。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,这些当代工匠们正用他们的坚守与智慧,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,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书写着生动注脚。正如那经过烈火熔炼、精工细琢而成的青铜器,这门技艺本身也在时代熔炉中经历着锤炼与升华,必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
“手印墙则镶嵌着抗战老兵的手印及签名,成为历史的永恒见证。”

另一件代表作是2018年为北京市第八中学制作的高3米的孔子像。雕像神态庄重,衣纹流畅,完美展现了至圣先师的风范。“孔子像的衣纹是最难处理的,”郑长利说,“既要体现布料的垂感,又要展现人物的气度。我们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,最后决定采用汉代画像石的表现手法。”

近年来,传承人们还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。郑长利创作的《铸古铭今·清风武清》便是一例。作品以铜铸摆件为载体,中心饰以象征清廉的竹子图像,两侧以活字印刷方式刻有“秉文兼武,清廉奉公”字样。“竹节的铸造特别考验技艺,”郑长利指着作品解释,“要表现出竹子的挺拔与节节高升的意境,每个竹节的角度和长度都经过精心设计。”

其他如北京雍和宫铜鼎、颐和园铜亭、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奥运铜雕、中华世纪坛直径2米铜钱等作品,都以其精湛工艺和文化内涵,成为东西陈庄村青铜铸造技艺的名片。

然而,这门古老技艺的传承发展正面临着严峻挑战。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和市场需求变化,东西陈庄村的青铜工艺品作坊已从高峰期的18家减少至目前的8家。虽然郑长利、郑长保、荣军等八位工坊负责人仍在坚守,但整体规模已大不如前。

“要培养一个成熟的工匠,至少需要五年时间;而要成为真正的工艺大师,更需要数十年的磨练。”郑长利一边指导徒弟打磨铜像一边说,“现在年轻人多向往大城市生活,愿意沉下心来学习这门复杂技艺的越来越少。每一个蜡模雕刻的学徒,第一个月可能都在学习如何握刀。”

与此同时,市场竞争日益激烈,机器大规模